



新世纪万有文库

谢里曼传

一位寻金者的故事

冷杉 朱瞻宇 朱滨 译
埃米尔·路德维希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65.81



谢里曼传 一位寻金者的故事

埃米尔·路德维希 著

冷杉 朱瞻宇 朱滨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谢里曼传 一位寻金者的故事/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著; 冷杉, 朱瞻宇, 朱滨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2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5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889-2

I. 谢… II. ①路… ②冷… ③朱… ④朱… III. 谢里曼-传记 IV. K835.16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243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柳青松 李忠孝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88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9.5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五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现在，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很遗憾，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保留书目”的必要认识。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

“……保留书目，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没有保留书目，就不能有文化积累。如果我们出一本书，‘扔’一本书，那么，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所谓‘扔’，主要是‘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赶形势’，出了书就过时，积累不下来，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统统否定。另外还有几种情况，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二是内容还不完善，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研究者、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那就等于‘扔’了；三是质量虽不错，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让它自生自灭，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这也等于‘扔’掉。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

现在当然情移势转，所谓“四人帮”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新形势下的“扔”，

依然存在。我们集合三五君子，成就这么一套丛书，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出不“扔”的书。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切望博雅君子，时时不吝教我。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底

进入谢里曼的世界之前

陈星灿

一个暖洋洋的冬日午后，沈昌文先生打来电话，命我为这部书写序。名人作序，识者题跋，这是古往今来的通则。虽然名人倒不一定都能把序写好，但序言之于我这样的“不敏小子”，显然还是太过神圣了。所以，我差不多是出于本能地径直告诉沈先生：“我不够资格。”昌文先生并不勉强，只是说：“我给你寄去，你看看再说。”两天后，在考古所的收发室，我看到了一个大十六开的纸袋，里面装着的就是已经付排的这部书稿。

昌文先生让我为这部书稿写序，无非因为我是学考古的，而这部书写的人又是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学家。既然如此，我该给书稿找一个国内外知名的专家作序才是。我迟疑了几天，琢磨着给哪位师长更合适，甚至没有兴趣把它再从口袋里拿出来。有一天晚上，我百无聊赖，丢下这个，捡起那个，不经意就把这部书稿掏出来了。我随便翻开一页，漫无边际地读着。只读了几行，我就被她吸引住了。我相信自己的直觉，我注定要成为这部书最早的读者。我用心读了整整两天，忘记了一切，好像走进了一个神话般的谢里曼世界。对，一点不错，只有用神话来描述谢里曼的一生才是最贴切的。他相信神话，他也创造神话。

学习考古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谢里曼，不仅是因为谢里曼发现了地中海东部的先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以及以特洛伊二期文化为代表的先迈锡尼的安纳托里亚文明，也不仅是因为他相信荷马，一直都在试图证明荷马史诗就是鲜活的历史，——这一点他真的做到了，更因

为他的传奇经历,他的“卓有成果的探索精神既富浪漫情调而又充满激情,这一点触动并且活跃了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力”。

正因为如此,这不是一部只有考古学家才愿意看的书。恰恰相反,它更合一般非专业读者的胃口。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通过传主留下的大量资料,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灵魂,而这矛盾不是考古学家才会遇到的。通过这矛盾的灵魂,我们看到了传主生活的时代风貌,也映照出我们自己的灵魂。作者的生花妙笔其实用不着我在这里饶舌,也许我把朱龙华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里所撰谢里曼的辞条抄写在这里,对于读者概括地了解谢里曼在学术上的贡献,进而对于阅读这本传记是有益的。

谢里曼 .H. (Schliemann, Heinrich, 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希腊古典时代以前远古文化发掘与研究的开拓者。在希腊考古和欧洲考古学方面影响深远。1822年1月6日生于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北部的梅克伦堡,1890年12月26日卒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谢里曼青少年时代以做学徒谋生。但他酷爱读书,尤其专心攻读荷马史诗,经过自学,掌握了英、法、俄、意、阿拉伯、拉丁、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等13种语言。他坚信荷马史诗所述特洛伊战争皆属史实而非虚构,立志要把埋藏在地下的特洛伊古城发掘出来。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他经商致富,随后自费进行考古发掘。

当时学术界对谢里曼发掘特洛伊城址之事不予重视,甚至加以嘲笑和诽谤。谢里曼根据实地调查,写了《伊萨卡、伯罗奔尼撒和特洛伊》(1869年)一书,认定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东岸的希萨立克就是特洛伊城址。1870年后,他组织发掘,终于发现了城垣街道遗址,并见战火焚烧的痕迹,特别是在墓葬中获得大量惊人的文物,有金制王冠、金银手镯、项链、酒杯、碗、盘,等等,从而印证了荷马史诗美称的特洛伊城的富裕和王宫的宝藏。使整个西方学术界为之震动。为了进一步证实荷马史诗的历史内容,1874—1876

年,他又相继在史诗提到的其他希腊古城迈锡尼、梯林斯、奥尔霍迈诺斯发掘,也取得了惊人的成果。经过谢里曼的发掘和研究,学术界开始认识到希腊古典时代之前,确有一系列灿烂的古代文化,从而揭开了欧洲古代史研究的新篇章。谢里曼的考古实践,也使他成为欧洲现代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先驱,为普及考古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的著作有:《特洛伊古物志》(1874)、《迈锡尼》(1877)、《伊利昂》(1881)、《奥尔霍迈诺斯》(1881)、《特洛伊》(1884)、《梯林斯》(1886)等。

实际上,谢里曼能说18种语言,发掘提灵斯(即梯林斯)、奥尔霍迈诺斯(即奥尔霍迈诺斯)以及特洛伊的时间是穿插进行的,发掘延续的时间很长。

就我所知,谢里曼的传记在国内是第一次出版。西拉姆所著《神祇·坟墓·学者》对谢里曼的成就有所介绍,这是一本有关考古学和考古学家的通俗读物,1991年国内翻译出版后,受到广泛的欢迎。另外,英国著名考古史家格林·丹尼尔所著《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对谢里曼也有高度的评价。这本书已于1987年由文物出版社翻译出版。西拉姆还有一本《图说考古学史》,是1958年在伦敦出版的,也用一些篇幅对谢里曼及其妻子索菲娅作过介绍,里面有大量珍贵的插图和照片,可惜国内一直没有译本。上述著作可以补充这部传记的不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

谢里曼的为人,这本传记有传神的描述。上述《图说考古学史》中,西拉姆曾引用了1870年6月24日,谢里曼写给他儿子谢尔盖(Serge)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你应该努力以你父亲为榜样,不管处于什么样的逆境,总能依靠不懈的抗争,证明自己的存在。从1842到1846在阿姆斯特丹的四年中,我确实创造了奇迹。我在那里所取得的成就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随后，我作为圣彼得堡的一个批发商，又成为无与伦比的骄子，同时还是证券交易所里的常胜将军。当我开始旅行的时候，我又成为最好的旅行家。没有哪一个圣彼得堡的商人能够写一部学术著作，我不仅写了一部，而且还被译成四种文字，倍受称赞。同时，作为考古学家，我是欧美两洲注目的焦点，因为是我发现了古代的特洛伊城，这就是那个让全世界的考古学家徒劳地寻找了二百年的特洛伊古城……

这就是谢里曼。自信、自负甚至自夸，但我们得承认他说的都是事实。

谢里曼已经去世 110 年了，这本传记自初版以来也过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谢里曼依然活着，活在更多的人心中。本来昌文先生命我写序，可谓问道于盲，而我之敢于写下这篇文章，原是受了这本书的感动，不想一旦下笔，用知堂先生的话说，正如“哑人作通事”，指似向人，吐露不出。好在好戏在后头，就此打住，让我们进入谢里曼的世界吧！

1999 年 3 月 1 日夜于郎家园

目 录

进入谢里曼的世界之前

陈星灿

作者序言	1
谢里曼 年表	8
第一章 微贱的年轻时代	10
第二章 地面上的黄金	39
第三章 泥土下的宝藏	107
第四章 金子的妒忌	163
第五章 黄金失色	216

作者序言

小时候，在我还没有学会阅读之前，我就在我父亲的餐桌旁同他握过手了。10年之后，我站在柏林博物馆的那些长长的玻璃展柜前面，凝视着那些特洛伊的黄金。从此，我对于伟大和光荣，以及传奇、诗和学问的最初观念，就同他的名字联系了起来。有关他的一切——无论是他发掘的那些古代国王的宝藏，还是那些赋予他财富的大人物——都是那么浪漫，然而始终萦绕在我记忆里的，却是他那双温和慈祥的褐色眼睛。

1915年，当我在达达尼尔海峡时，有一天，我骑马穿过特洛伊平原去希萨利克；由于谢里曼写的那些专著，我们谈论该地通常比谈论特洛伊还多。这是3月19日海战爆发之前的一个普通日子。在那里，我用我的手杖并借助一位中尉借给我用的一柄土耳其刺刀，从墙壁上挖下来一块石头，打算带回家作为对这个地方的纪念。很久以后，当我在家中察看这块笨重的石头时，我们才认出它是一头狮子或一匹马的头部化石的残片，时间可以追溯到我也搞不清的远古。之后不久，在大战期间，当我在雅典时，有一天，一位年约六旬的美丽的高个子妇女从她那华丽的宫殿中走出来迎接我；她身着一身黑服，颈戴一串珍珠，半是王后，半是因丧失亲人而终身哀痛的妇人。她就是索菲亚·谢里曼，这段惊人历史中的女主人公。

大约10年以后，我写的几部传记作品已经远近闻名。这时，谢里曼的荣耀和文献的继承者谢里曼夫人及其子女找到我，请求我为他树碑立传。我的童年回忆，加上她们向我讲述的关

于这位丈夫和父亲的新奇多姿的故事,使我产生了撰写谢里曼传的冲动;那些我很熟悉的场景也促使我下定了决心。我于是来到雅典,并十分惊愕地找到塞得满满的两大橱柜的谢里曼所撰写或整理的文稿。我数了一下,共有 150 卷之多。

条理性和酷嗜收藏是造成这种史无前例状况的主要原因:在这些文献中记载着这个人的一生,从家系渊源和他 8 岁时震撼过他的那段世界历史到威廉二世发来的那封唁电,——这是他的遗孀在他去世后需要补充的惟一东西,以便向世人提供一个真正惊人的对他事业生涯的盖棺定论——,应有尽有。而这一切竟然被封存起来达 40 年之久未受触动:尽管谢里曼已经十分精心地准备好了自己生平的翔实材料,但他的传记却一直都没有人写。我估计这些文献的数量足有 2 万件。

首先,有他从 20 岁直至 69 岁他逝世为止几乎一直坚持不断写下来的厚厚的日记和笔记。其次是他的商务记录和记账本,还有家书、法律文件、护照和执照,以及一摞摞他学习外语的心得体会,包括他学习俄语和阿拉伯语手写体的练习。此外,文献中还有他从全世界各大报纸上裁下来的剪报,历史数据的表格,以及他自己编纂的十几种语言的词典。由于他保存一切,所以我除了找到他最夺目的备忘录之外,还找到了一份邀请他出席一场音乐会以救助一位穷寡妇的请柬。每份文件上都有他亲手写上的日期。

由于谢里曼毕生都是亲笔书写他所有的信件并抄写它们的副本,所以不用说,他把自己书写的每一行字都保存在这堆记录的集成里,从而使我们能够从两方面追踪他的全部通信。他仅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对个别信件作摘抄,也许还毁过他弟弟写来的一封信,因为信里说了他们父亲的坏话。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谢里曼的文稿又是能提供他生平的极小一部分素材,因为他完全是个行动派,而并非文人。

我所关心的是从这一大堆乱糟糟的文献中摘录尽可能少——而不是尽可能多——的材料。这是因为，我与现今流行的名人死后马上为其写出宏篇巨幅的传记的作法不同。我的目的是要适可而止、篇幅适中；因为我的主人公诞生距今已 100 多年，逝世也已 40 年之久（1822—1890），况且对其成就人们事实上已经没有争议，所以我这么做就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需了。

即便如此，倘若不是此人的个性比起其天才更引起我的兴趣的话，我本来也是不会背离我那绝不作研究而只是作描述的原则的。因为只有充分了解海因里希·谢里曼那完全与众不同的个性，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他的目标、成就和事业。我们在此面对着的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每一次冲动以及几乎每一次行动都是他完全自主独立和不带偏见作出决定的结果。他是一个偏执狂，或许还是个神话狂，经常超越正常人的限度；他是个奇思狂想和讲求实际的结合体，因而能不顾天命而单凭旺盛的精力和自律取得伟大的成就，甚至能将这种结合维持下去。

这一切使得此人值得一写。那种他用来充分挖掘自己才能的技巧，那种促使他不断发展自己天赋的意志，这些都能在谢里曼这个榜样身上找到。这是个双重含义上的古典主义楷模。每本传记都应向读者提供的启迪在这本传记里您能找到许多，譬如他如何使自己从青少年时期的阴影里走出来，这位牧师的儿子和杂货店的帮工，以及多年后的银行家和进口商，始终抱定着一个理想，为此而周游世界，最终埋头在地球上的一个坑里，并在此圆了他毕生的梦。这个人精力过人，能量奇大，但首先他是个行动派；此人天生具有单纯的自我为中心品质，仅此一项就为他取得辉煌的成就打下了基础；此人还具有完全国际主义的世界观，能说 18 种语言，并采纳了一种死去的语言作为他成年后的工作语言；他前进的速度和在身后留下的事业成果足够一个人活三生的；他充满浪漫狂想与冲动，但骨子里却很实际；他是

个精明能干的幻想家……我觉得这一切都能对充满憧憬的后人产生启迪和激励。我希望学生们能从他身上学到优点，以利于他们自己日后在生活中有所作为；如果说一个梅克伦堡牧师的儿子能在逆境中成长并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话，那么你们也能。谢里曼的故事是一段了不起的人类浪漫传奇，若不是其中每一页都有根有据，它简直就难以置信。

谢里曼这位榜样还使我领教到，专家并非总是天下最快乐的人。此外我也不否认，史实与杜撰、业余爱好者与专业教授这些老问题曾经困扰过我个人，并在我这本书的后半部分里出现过。

但即使如此，我也只能通过披露所有事实并描绘一切明暗层次来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此人充满矛盾的一生真实而鲜明地呈现到读者面前。深受谢里曼求实精神熏陶的谢里曼家人赞成我对他进行这种明暗对比的描绘，而不是像我过去给某些更有名的人作传时遇到的其家人反对揭短的情形，这真是难能可贵。当我们从事检查和翻译这些文献的工作时，——它们用十三四种语言写成，这是因为谢里曼在旅行时，习惯于用他旅行所在国的语言写日记——，他的遗孀、儿子和女儿就凭其鲜明的记忆向我们生动地讲述当时他们也参与其中的一件件往事。不过，我像谢里曼那样，由于不愿说出资料来源，而肯定冒得罪学者们的风险；但引用出处的作法会破坏一切描写性传记的生动和鲜明性。在本传里，虽然我会采用一些迄今为止完全不为人所知的材料，如一百多封写自微耳和（Virchow）的信，但我在引用它们时仍会免去资料来源。我只能说，我在本传中引用的一切都来自上述文件，虽然我得说我还远没有用尽它们。书中引用的大多数生动的事件细节均来自索菲娅·谢里曼，他几乎参与了丈夫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同他写作的大量文稿都有联系，并因此而当之无愧地荣获了金制奖章。谢里曼的女

儿则帮助我翻译了希腊文和俄文的文件。在此,我还想感谢我先在雅典后在苏黎世时,我的合作者 N·S·卡岑施泰因博士所给予我的显著和有价值的帮助;他作了大量检索和整理这些素材的工作。

谢里曼坚信荷马史诗的真实性,这在当时的百姓中是很罕见的。但他在遭到许多奚落后,终于雄辩地证明自己是对的,这表现在当今关于伊萨卡(Ithaca)的争论又起,造成三个国家在三个不同地点寻找它的遗迹。谢里曼正是凭着这一笃信才找到古特洛伊的,并挖掘出迈锡尼(Mycenae)的宝藏,使提灵斯(Tiryns)的宫殿重见天日,从而照亮了荷马之前希腊的黑暗,并使荷马时代露出曙光。

然而,他在上述地方找到的东西并非是他刻意要找的东西,而且他长期拒不相信自己搞错了。他找到的荷马时代的特洛伊其实是荷马之前的特洛伊。多年来,在他所挖掘的七个地层中(今天已知为九层),他坚持形容这片处女地中的第三层为“被焚毁的城市”,并在那里挖掘出塔和城门,虽然不大,但好歹同荷马的描述相吻合,直至多尔普菲尔德(Dörpfeld)把它纠正为在第二层为止。直至去世之前不久,谢里曼才首次承认,强大而坚固的普里阿摩斯(Priam)^①城堡是埋藏在第六层里。今天,我们知道,在特洛伊的最下面一层地里挖掘出的一切,那些断垣残壁,兵器,甚至黄金本身,都是比谢里曼所寻找的那个荷马世界要早大约一千年的时代的产物。

谢里曼还在迈锡尼寻找过皇帝的陵墓,发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并因此找到了通向迈锡尼文明的钥匙。但即使在这里,他偶然发现的也不是亚特里戴(Atridae)王朝,而是一个更古老的王朝。今天,我们把那些带长方形洞穴的井墓划归公元前 16 世

① 特洛伊最后一位国王,在其统治期间发生了特洛伊战争。——译者

纪,把那城堡和狮门(Lion Gate)划归公元前14世纪。谢里曼的铁锹在这里也同在特洛伊一样,挖得太快了。他在狮门后面向下挖到环形的石板路面,因而破坏了坡道的开端,及通向盖在斜坡上的城堡的马车道。他还让人把坟墓上的浮雕石板掀起来搬走,而事先并没有确定它们的位置及它们同这几座坟墓的关系。

在提灵斯,谢里曼的错误集中在1876年的那次试验性的挖掘上。当时他在内前院里挖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壕沟,然后又挖了一道较短的南北走向的沟(呈十字形),外加二十个竖井(shafts)。他认为自己在此认出了“法兰克人统治的时期……(发现了)一座别墅的灰泥墙面及其外延建筑”。然而这些建筑实际上是一座宫殿的大理石板废墟,曾遭大火焚烧,由于地处发掘现场的中心,所以遭到了破坏。8年后,在一次大规模的发掘中,谢里曼与多尔普菲尔德协作,成功地开掘出了那座城堡的废墟,从而提供了荷马时期一处陆上皇家采邑的最早的轮廓。

那些缺乏创意的学术权威在时间上距离谢里曼越近,他们对这位非专业的天才的批评就越激烈。如此,二十多年前,一位叫米歇利斯的教授就敢宣称,谢里曼“对处理他课题的所有科学方法都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方法和专门的技术存在”。但这位当时的名教授并没提到,首批真正科学的发掘活动——在萨莫特拉斯(Samothrace)进行——直到1873年才展开,而在奥林匹亚进行的考古调查也是迟至1876年才开始;也就是说,都是在谢里曼的实验之后,陆地考古学只是到了这时才开始运用严格的科学手段。今天,另一位专家给予了更公正的评价:“任何有考古经验的人都得承认,他们得把很大的功劳归功于谢里曼和他年轻妻子所取得的成就。他俩在没有任何训练和方法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当今技术资源的条件下,让成千上万件地下古物重见天日。”

谢里曼是我一再重申的一个论点的突出范例,即开明、创新

的业余爱好者总能打败因循守旧的专家。同样，也是一位思想先进的业余爱好者给了谢里曼最早和最深刻的承认。80岁高龄的格拉斯通在谢里曼逝世之后10天给谢里曼夫人写了一封信，对他作了非常理解的形容。摘抄如下：

在他投身的事业中，他的热情以一种纯粹和不流血的方式重新唤回了古代的骑士精神。他在其事业的初期不得不忍受旁人的白眼和冷落；可随着他的发现的规模和价值如阳光驱散迷雾那样日渐明显之后，这些便都瓦解了。

他的青少年时代比起他的后半生似乎也并不逊色。这两者的确密不可分，因为一个理想和目标把它们从头至尾绑在了一起。无论是他有慷慨而无精力还是正好相反，他都会取得辉煌；两者结合起来，他的成就就不止是辉煌了。